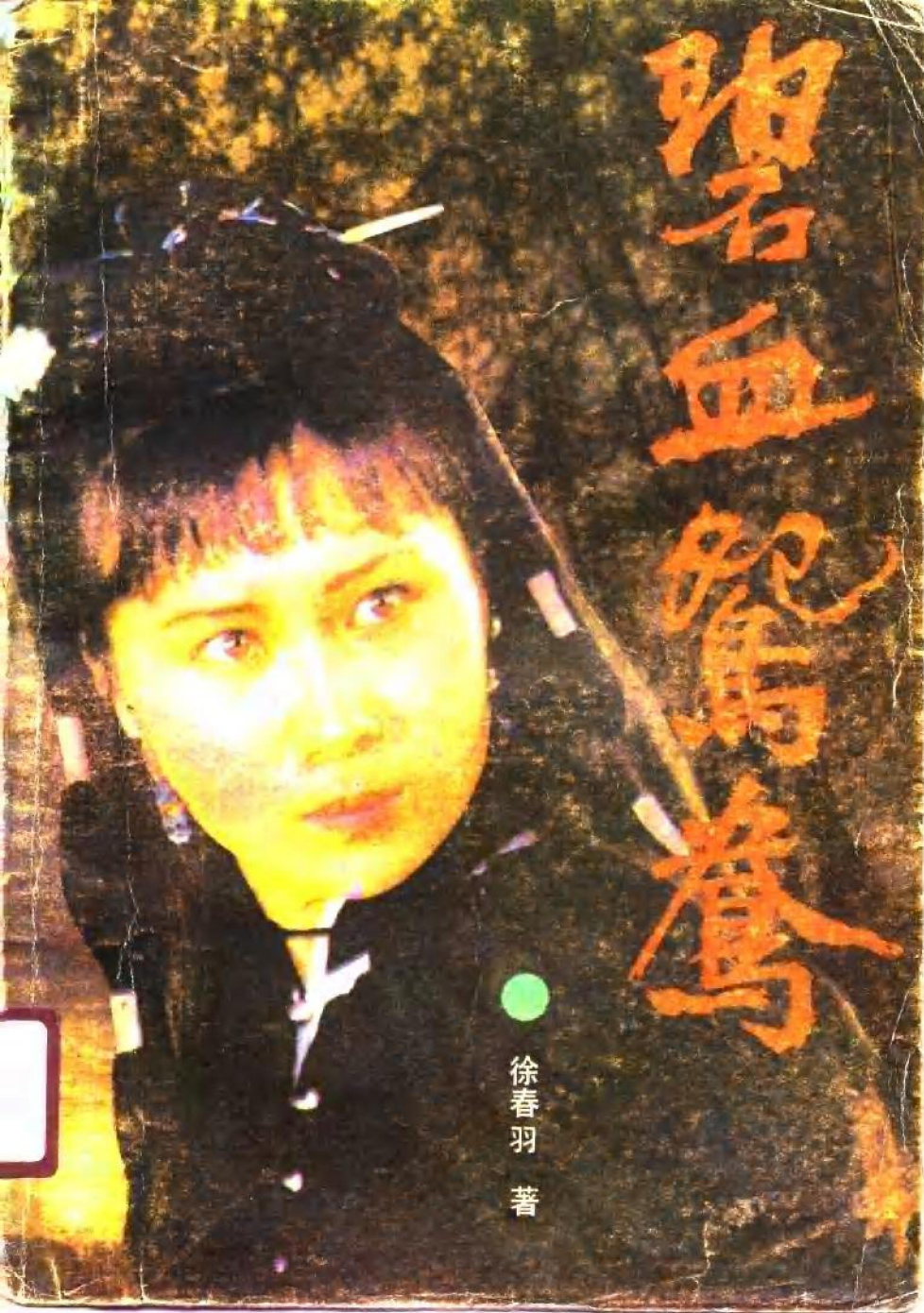


碧玉血妃馬鶯



徐春羽 著

碧血鸳鸯

徐春羽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9.75 字数：420千字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*

ISBN 7-5378-0243-2

I·240 定价：8.00元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哨子箭谈笑恁泼皮 (1)
玲珑手局诈毁宝器
- 第 二 回 轻敌手玉柱失机 (9)
爱人材钱鼎受骗
- 第 三 回 刺儿岛钱鼎丢鏢 (21)
漂母祠马彰卖艺
- 第 四 回 含沙射影英雄遭陷 (33)
明镜照人令尹辨冤
- 第 五 回 一好汉风火五路军 (43)
两班头月夜双失盗
- 第 六 回 笑判官负罪缉盗 (54)
病尉迟吵家装疯
- 第 七 回 浪里钻夜奔莱州城 (66)
庄疯子气走刺儿岛
- 第 八 回 欧阳平智赚庄疯子 (79)
沈罗锅戏斗九爪蝎

- 第九回 勇陶进神枪败三猛
倚伯玉宝刀吓群贼 (90)
- 第十回 醉行者杯酒破毒兵
病尉迟长途传凶讯 (102)
- 第十一回 卢永泰智激庄疯子
舒紫云义释秦晋芳 (113)
- 第十二回 虬髯翁万里寻禅师
醉行者单掌劈三寇 (127)
- 第十三回 失度碟百了觅踪
访盗贼群雄设计 (137)
- 第十四回 魁星阁班头失机
莱州堂壮士泄底 (144)
- 第十五回 热血沥肝英雄仗义
察情披目侠客施仁 (152)
- 第十六回 慈心生害褚雄戕官
愤气难消罗刹滴血 (162)
- 第十七回 死高徒良师反目
求佳妇慈母苦心 (173)
- 第十八回 舒紫云抢护杨花堡
奚红雪失陷冷竹塘 (182)
- 第十九回 绝处逢生将军飞至
死里求活公子陈词 (190)

- 第二十回 流水落花儿女情长 (199)
含沙射影英雄气短
- 第二十一回 念游子慈母失心疯 (206)
睹怪人老侠萌隐志
- 第二十二回 柔克刚绝艺惊巨丑 (218)
粗中细神威退毛贼
- 第二十三回 试牛刀小将初立功 (227)
破雁镜群憨齐授首
- 第二十四回 百邪不侵双锤挫敌 (240)
二雄并至只手呈能
- 第二十五回 重义气卢春走长途 (249)
偷西瓜钟符遭诡计
- 第二十六回 一静师火烧冷竹塘 (260)
三侠士失陷莱州府
- 第二十七回 误一念拚命觅情仇 (269)
散千金毁家急友难
- 第二十八回 莱州府英雄自首 (280)
北京城蠹吏施威
- 第二十九回 施奸诡庄化入樊笼 (293)
弄小巧伯玉探府第
- 第三十回 救师父卞方盗宝 (306)
骂贼徒玉柱伤身

- 第三十一回 毒攻毒二士寻踪 (315)
 险里险单身御敌
- 第三十二回 娄拱北大闹静远堂 (325)
 钱永泰失趣香檀寺
- 第三十三回 显身手三九折俞侑 (335)
 贪戏嬉一刀死狡猊
- 第三十四回 老禅师苦口痛陈词 (349)
 小壮士只身排群寇
- 第三十五回 显绝艺更逢奇异士 (362)
 遍行踪一意报亲仇
- 第三十六回 遭暗算惨死黄天壁 (373)
 讲人情怒斩陈镇芳
- 第三十七回 遭惨报活劈阴阳扇 (384)
 闹玩皮惊退苦罗刹
- 第三十八回 避火弹假手两将军 (397)
 冒兵刀伤心双兄弟
- 第三十九回 病判儿掌击五色鬼 (407)
 俞伯玉弹打千爪蝎
- 第四十回 报师仇苗凤三锻羽 (415)
 试身手田正再建功
- 第四十一回 显绝艺慈尼解围 (428)
 逞口舌卢春求救

- 第四十二回 迷仇源演说小伽蓝 (439)
哭丧计诈取神弩手
- 第四十三回 割股疗师孺子壮志 (449)
片言止斗法僧慈航
- 第四十四回 为富不仁鱼肉乡里 (459)
行侠仗义保卫閭阎
- 第四十五回 装新娘丁威喜成名 (469)
拜花烛狗子悲异变
- 第四十六回 讲解脱折服跛金刚 (477)
施仁义开释瞎父子
- 第四十七回 单宏文失陷野马岭 (490)
病金刚结怨驻龙厅
- 第四十八回 错中错李代桃僵 (500)
情感情水流花去
- 第四十九回 秦晋芳惭情横白刃 (511)
美红雪孤意陷黑牢
- 第五十回 羞意答答儿女脱险 (524)
壮心勃勃弟兄闯关
- 第五十一回 瞽目鱼一杖救英雄 (535)
小狻猊单鞭杀草寇
- 第五十二回 使机智山贼赚寨主 (549)
鼓侠情美人杀霸王

- 第五十三回 假字号骇走硃砂手
真人物严讯小鷓鷹 (563)
- 第五十四回 匣灯帷剑珠还合浦
走将飞兵义重三山 (569)
- 第五十五回 说心腹英雄说英雄
伤骨肉好汉救好汉 (581)
- 第五十六回 小投降异地逢仇人
大施展深宵寻好友 (592)
- 第五十七回 报宿冤火烧陈大寿
急难友水泡包小芳 (599)
- 第五十八回 救老侠火狐独显能
得国宝鸳鸯双殉情 (607)

第一回

哨子箭谈笑惩泼皮 玲珑手局诈毁宝器

这部书叫《碧血鸳鸯》，说的是几位武林人物，除暴安良，扶危济弱的事儿。男的身手不凡，女的技艺超群，才演出一段碧血鸳鸯，故事惊险，情节曲折，保你越看越入迷，爱不释卷。

这段书先从三胜镖局说起。这三胜镖局是当时大江南北有名的镖局，局子里人才济济，都是武林中名人。这一月，局里接了一桩镖银，共有一万两，从扬州出发，经北京往东北送。

护镖银的有两位师傅，一个是钱鼎，一个是龙玉柱，这两位镖师，从小学艺，受过名人传授，武艺十分了得。钱鼎使两样武器，一是“扳弩”，百发百中，弹不虚发；另一样是“鸳鸯双拐”，使起来神出鬼没，极为厉害。龙玉柱年轻有为，心眼活泛，使一口青钢刀。

镖车从扬州出发，在这两人的保护下，过河走山，晓行夜宿，一路上平安无事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经过半个来月的光景，这一日来到北京城外，镖车到了彰仪门，伙计过去把镖店字号报了，人家出来验过，放镖进城。刚刚到了城门口，只见从城门边闪出一个人，单手把车一拦道：“那里来的镖车，怎么就这么大大咧咧进城吗，那个是你们的管事

的，叫他先过来见见我！”钱鼎、龙玉柱两个，赶紧叫车把式把车围住，抬头看这个说话的人，往大里说，有三十五六岁，小鼻子，小眼，小耳朵，翻鼻孔，黄包牙，脑袋上窄下宽，瓜子脸儿倒长着，身長不到四尺，瘦小枯干，简直不是人样，上身穿着灰色镶青绒的大马褂，底下是青布裤子，穿着两只煞鞋。摇头幌脑，在车前头一站。钱鼎虽然没有出过远道儿，在外头可走过不少地方，如今一看这个人，就知道是这本地的一块魔，已然都到了京门口了，谁还跟这种人呕什么气。便笑着道：“我就是跟这趟车的，你有什么事？”那人把嘴一撇道：“怎么着？就是你一个人吗？胆子真不小哇！就凭你这个样儿，出娘胎儿才能有多少日子？也敢混充字号，跟人家在这里混碗饭吃？”钱鼎还没有说什么，龙玉柱早就烦了，一挺身向前道：“您就有这些废话和他说，咱们是干什么的，保镖的，他要看着不服，可以把咱们镖抢了去，那是英雄，废话和他说不着，把式们，催车！”那人一看龙玉柱比钱鼎横得多，当时翻眼皮瞧了钱、龙二人一眼，一阵冷笑道：“你们走吧，三天之内，我要不叫你见点什么，你也不知那里的羊都长着犄角？搁着你的放着我的，咱们是走着瞧，到了算，我不让你们托好朋友来见我，就算我瞎吉子白在前三门混了。”说完一抹头扬长而去。钱鼎笑着向龙玉柱道：“今天要不是你这句横话，还许完不了呢，这小子也不知是干什么的，怎么会吃到咱们哥们头上来了。”龙玉柱道：“这还有什么好人，能让就让一下子，不能让，说两句便宜话一走，北京城象这种人最多了，我虽没来过，可是我常听陶爷跟我说过，这种人不过想弄几个零钱花花而已，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得。”说着车就进了城，到了打磨厂，本

字号人接镖。第二天钱鼎和龙玉柱把这汇银货的找着，告诉他这支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里头有些东西是交到北京的，还有一批从北京再到吉林，不知还有什么旁的事没有？人家把货该收的收了，又写了一封信，交给钱、龙二位送到吉林。二人出来在城里听了一天戏，第二天一清早，镖车又出了城。钱鼎就说：“咱们这次从扬州到北京，虽说在我手里出了个小笑话，好在那是师父闹着玩，那还没有什么，除此以外可是一点小事也都没出，现在咱们从北京又走出城来了，听师父他老人家说，东北一带，是胡子出没之所，咱们一路之上，可要小心留神，千万别出一点事，盼着回到扬州，我就要辞事不干，跟师父他老人家再多学点玩艺。”龙玉柱道：“您说的也对，不过可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想人活在世上……”刚刚说到这句，只听有群众喝喊：“三胜镖局子小伙计别走，我们要叫你过过水！”钱鼎一看，领头的这人，正是那天自道字号的瞎吉子，后头还跟着有十几个，全都是穿刀螂肚儿靴子，紫花布袴褂，有的手里拿着花枪，有的拿着单刀，铁尺、十三节棍，蜂拥一般，直奔镖车而来。钱鼎告诉龙玉柱，看好了镖车，自己就可以把他们打发回去，左手抱拐，一回右手，从身上把“扳弩”取下，高喊一声道：“我们是扬州三胜镖局，今天从这里过，有水我们沾点水，有鱼我们沾条鱼，没水没鱼，我们跟你借股道，不吃咱们还吃，不交咱们还交，众位扔把沙子，我们可要走车了。”龙玉柱接着一声喊：“走！”一声说完，头一个车刚走出去不到一丈多远，早蹿过一个人来，举手里铁尺，照着马脑袋就打，赶车的刚要喊使不得，打算过去，不叫那人动手，已来不及，眼看着这一尺下去，牲口命就交待了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只听

弓弦“吧”的一声响，一个弹子正打在那只拿铁尺的手上，跟着就听“咣”一声，“哎呀”一声，铁尺也不要了，甩着那只手就跑了，钱鼎想不给他们一点厉害，他们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，打吧！钱鼎一安这种算盘，接着就听“叭叭”一阵乱打，打得这群人四散奔逃。钱鼎大快，自从跟师父练艺，还没有这么痛痛快快打过一回人，一看人都没了，这才把弓弦撒了扣，又背在身上，双手捧鸳鸯拐，回头向龙玉柱道：“咱们走车吧！”就在这个时候，仿佛听有一个人在远远喊：“别臭美了，留几个弹儿，到前边凑个热闹吧！”钱鼎一听，喊话的这个人，是一条尖嗓子，可是有点哑，喊出来非常刺耳，赶紧顺着声音急忙找时，却又不见人影子，依着钱鼎，还要下去追，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人，龙玉柱拦道：“你总是这么认真，北京城里这路混混儿有的是，除去耍嘴皮子，真的什么他也不会，这不定是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么一群，打算来找面子，没想到又让你这一阵弹子都给打晕了，临走又不得不交待这么两句，算是下场话儿，你要是去追他们，还不定跑出几十里，这种人薄片子嘴，母兔子腿，打上不行，跑上行，你还真拿他当一回事，走咱们的吧，别为了这种不值当的事，耽误了咱们正事。”钱鼎听了，虽不敢深信就是这种人，不过这时人家已经去远，再追也追不上了，当下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可是又加了一番小心。这一天过了山海关，钱鼎便向车上几位把式问道：“各位，咱们总算托众位的福，一路之上，什么岔儿也没出，现在咱们可出了关了，这边道儿上我是一点都不熟，咱们也别谁是谁干什么的，咱们无论怎么说，都是三胜镖局出来的，只要送了这趟镖，平平安安回到扬州，是大家的好看，如果有个大小失

闪，谁也不是意思，你们几位，长走关外，关于这边地方，什么地方有沟？什么地方有板？掌舵的是谁？弄水的是谁？大概都有个耳闻，今天你们几位可以大概说一说，咱们是宁走十步远，不走一步险，不怕多走个三十二里，咱们也是躲着沟走为是”。这几个把式还没有说什么，龙玉柱便拦住道：“得了，得了，这话可不是我扫你高兴，咱们是干什么的？咱们吃的这行，就叫拼命行，人家镖局子，把镖交给咱们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什么咱们走一趟，得吃多少水，人家不是为的镖局子那个万儿吗？人家镖局子闯一个万不是容易，现在咱们哥儿们要是给人家把字号弄丑了，咱们怎么对得起人家？要按你所说的一办，那叫保镖吗？再说咱们这镖局没出来之先，早就喧腾够了，谁能不知道，如果人家真是安心摘咱们幌子，躲着走也是白绕，在江湖上重的是好汉，咱们真要是摇旗喊号，借着三胜镖局的名儿，遇山走山，遇寨走寨，倒许出不了毛病。即或出了毛病，咱们哥儿们也不是木头墩儿，怎么也还能跟着他们转上几转，瞧谁行谁不行。我这次出来虽是帮你，咱们可全是人家三胜镖局拿银子请出来助威的，我见得到的，我可不能不说，至于你听不听，我可不能做你的主，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。”钱鼎还没说什么，旁边几个把式就搭了话了，齐向钱鼎道：“钱二爷，你这一出镖局子，就是我们的头儿，你说走，咱们就走，你说住，咱们就住，我们可没有说话的地方，你看得起我们哥儿几个，问问外头情势，是我们知道的，可不能不说，你加一份小心，自是保镖的应当加的一份谨慎，不过你说遇沟绕道，这可不是办法，龙爷所说，一点也不错，你老人家无论怎么说，也得把人家三胜镖局这个万儿给保住，至于说这股道上，我们

哥儿几个，也走过了不少次，只要有三胜这杆旗子一插，可是什么事也没出过，要依我们说，你就照着官道走，大概不至于出什么错儿，我们虽是这么说，大主意可还是你自己拿。”钱鼎一听，自己这番心思，就算白费了，便笑着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这不过是这么说说，既是众位都是这么说，咱们就照直儿走车吧，”这天晚上，到了锦州，找了一座大店住下，车上伙计忽然慌慌张张进来告诉夜里多留点神，这里离刺儿岛不远，这刺儿岛可跟店里没有交情，咱们离他们既是很近，恐怕他们今天晚上会有什么动静，虽说咱们住在这店里，不怕什么，咱们总也是小心为是。”钱鼎一听，心里不由砰的一跳，心说怎么昨天问他们，他们说什么事都没有，怎么今天突然生变，难道这其中有什么怪事。心里虽然这样想着，脸上可是一点神色也没露，依然笑着道：“呕！原来这样，我们防备一点也就是了。”当下钱鼎便把众人都叫在一起，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多加防备，不要出了岔子，大家全都答应，即刻分定前后夜值班，钱鼎在前半夜，龙玉柱在后半夜。钱鼎上夜以后，便加了十分精神，背弓捧拐，来回在车的前后左右，注意四外，天到二更，龙玉柱从屋里来换钱鼎，钱鼎说了一声：“多加小心！”便回到屋里，往大炕上一坐，可是睡不着，凝神静气听着外边动静，一直听到天交五更，已然亮了。龙玉柱叫伙计们歇一歇，吃点什么，大家好走。钱鼎也从屋里出来了，心里好生纳闷，倒是自己不该无故生疑。伙计买来大饼，油条，又泡了一大壶茶，大家就在车旁边吃着喝着。钱鼎因为一夜没有睡，觉得自己浑身不得劲，尤其是眼睛边有点发涩，叫伙计打了一盆水，搁在院里，意思是洗洗脸可以精神精神。伙计

把水打来，往院子里长板凳上一搁；钱鼎先把双拐放在板凳头上，一伸手又把“扳弩”取下，也立在旁边，弯下腰去，刚洗了一把脸，只见通着这店的两扇板门，突然一开，从外头跑进两个小孩子，小的也就十来岁，那个大的，也就在十五六岁，小的穿着一身蓝布裤子袄，两只家里做的布鞋，一脸油泥，看不清什么长相，有一样可怪，两个小辫，却是油光漆亮，不乱不脏；后头一个穿着一身红绸裤子袄，家做的小猫鞋，脸上干净，非常好看，正中梳着一条朝天一柱香的小辫，手里拿着一根藤条，追赶那个小的，小的是连哭带跑，嘴里还直嚷：“众位给拦着一点，别让我们少大爷打我了。”嘴里喊着，脚底下可仍然不住地跑，一个院子有多大，跑来跑去，就跑到钱鼎这边来了，这边地方窄，再往后头跑，可就跑不开了，小孩跑到了钱鼎面前，忽然脚正碰在那张弓上，“咣”的一声，那张弓就倒了，那个孩子正摔在那张弓上。钱鼎正在洗脸，手里拿着手巾，顾不得擦脸，把手巾往盆里一扔，一斜身一伸手，过去就要拦。“叭”的一声，藤条子正抽在自己胳膊上，还是真有些疼。钱鼎一看打人的这个孩子，是一点不饶劲，挨打的躺在地下直打滚，心里好不忍，便一进步，把整个儿身子，挡住那个挨打的孩子，问那打人的孩子道：“我瞧他比你还小呢，为什么事，你这么赶着打他？都是小孩，你欺负他可不行！”那个孩子把眼皮一翻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怎么配来管我？他是我们家花钱买的小孩，专为伺候我买的，他不听我的话，就许我打他，不但你管不了，谁也管不了，你还是趁早儿躲开，不然抽着你，可别怪我！”钱鼎一听，真是有钱的在天堂，没钱的在地狱，都是一样的孩子，一个就打人，一个就得挨

打，还要从中解劝两句，龙玉柱耐不住从那边走过来道：

“你真爱管闲事，他有钱买人就许他打，没钱的就得挨打，这种事有的是，你能管得过来吗？躲开，咱们瞧着他打，咱们也开开眼，瞧瞧怎么打死人？”钱鼎一听，只好躲开。地下爬的那个孩子，一看钱鼎躲开了，一翻身爬起来就跑，拿藤条的孩子，用手一指钱鼎道：“你可把咱的人放走了，你先别走，我要追不回来他，咱们再算账！”说着一抡手里藤条，抹头也追了下去，一前一后，依然从小门跑了出去。钱鼎还有点气不平道：“我要不是因为有事，今天我非得管这回事不可！”龙玉柱笑道：“你别生这气了，咱们走吧。”钱鼎往板凳角上一看，这才看见弩弓倒了，知道方才那两个孩子碰的，赶紧拾起，也没在意，往身上背好，捧起双拐，吩咐伙计们走车。

车离了锦州，又走了半天，远远仿佛有座山，钱鼎问车把式道：“前面那是什么地方？”把式道：“前边就是刺儿岛的前岛。”钱鼎道：“说是岛怎么没有水？”把式道：

“从前原叫刺儿岭，后来这山上出了能人，把后山改为水路，故此才改名叫刺儿岛。”钱鼎点点头向后边龙玉柱道：

“前面已是沟口，咱们要多留一点神才好！”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一只响箭，突然起在空中，钱鼎喊声：“不好！风紧！哥儿们，圈车哪！”“哗啦”一阵响，镖车全都圈住。钱鼎把拐交到左手，一伸右手，摘下“扳弩”，往上才一挂弦，只听“哧”的一声，弓弦竟自随手而断。这一来可把钱鼎吓坏了，正是：白刃未交兵先折，已兆将军失利声。

第二回

轻敌手玉柱失机 爱人材钱鼎受骗

钱鼎仔细一看，那弓弦折的地方，犹如刀砍斧剁一般整齐，心里好生怀疑：这弓弦完全是用牛筋拧成，绝不会一扯即折，为什么忽然会这么糟？猛的心里一动，突然醒悟，自己上了人家的当了，这分明是方才那两个小孩以打架为由，故意一个装做跌倒，随手把弓撞翻，一个赶过来打人，明知自己不能不劝，就在这一劝的功夫，在地下那个已然用家伙把弓弦给毁了。自己的弓弦，因怕他老挂着松了劲，常是卸下来的时候多，所以当时也没有看出来。想到此，不由感到今天一定是凶多吉少。头一样儿人家对于自己这边，一定都知道很详细，不然怎么会连自己使什么家伙，让人家留上心了呢？自己所仗的就是这把“扳弩”，“扳弩”一毁，就凭自己手里双拐，是绝不能占上风，无论如何，只要有这一口气在，也不能把镖车白白的送给人家。想到这里，把牙一咬，一伸手就把自己的辫子扯开，一回头告诉龙玉柱道：“嘿！我的哨子弯了，风儿紧，马靠前点，把我的软丝截下一段儿来，我好拧上！”龙玉柱一听哨箭响，就吓了一跳，心想：自己虽然跟庄疯子学了不少年的艺，可是并没有什么绝活，因为自己一向都是在外头跑腿，并没有工夫能跟着庄疯子去练，也就是每次出外回来，见了庄疯子教给一手两手儿，跟